

虛無是否定的唯一基礎嗎？呂格爾與沙特

鄧文韜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摘要

本文有兩個目的。第一，說明沙特的「虛無」(le néant) 概念，並梳理「虛無是否定的基礎」(Le néant est fondement de la négation) 的論證。第二，引介呂格爾的討論，批判地檢視沙特的「虛無」概念及其論證。至此，筆者試圖進一步指出，沙特僅論及前述謂的經驗而忽略述謂判斷。他既忽略否定的行為，又忽略了如何表達否定意義的討論。故此，沙特踰越胡塞爾現象學方法。

關鍵詞：現象學、沙特、呂格爾、虛無、否定

投稿日期：2017.12.26；接受刊登日期：2018.04.04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 8 期 (2019)：031—068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 8 期

虛無是否定的唯一基礎嗎？呂格爾與沙特*

一、前言：從現象學的觀點看否定句的本源

從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BC535-BC475）到沙特（Jean Paul Sarte, 1905-1980），西方哲學家已然認定，否定是一個複雜的哲學議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少不免運用否定句表達否定的意思。我們習以為常地運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否定的意思。然而，我們奠基於甚麼條件，才可能表達否定的意思？現象學認為，前述謂的否定經驗（pre-predicative negation）是表達否定意思的基礎。例如：走入教室，望見空無一人，我們會暗暗道：「這裡一個學生都沒有」。我建構「這裡一個學生都沒有」此否定命題前，已有前述謂的否定經驗：望見教室空無一人。¹ 早在胡塞爾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惠賜的寶貴意見，其中一位評審者認為先前的論文題目與內容不太切合。筆者同意評審者的意見和理由。論文中，沙特和呂格爾的討論上的確是對等的。沙特繼承胡塞爾現象學的題材，但遠離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遂忽略述謂判斷而僅強調前述謂經驗。相反，呂格爾既繼承胡塞爾現象學的題材，又保留深化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前述謂經驗必要藉述謂判斷迂迴地表達。故此，一方面，沙特有別於胡塞爾和呂格爾在方法論上，保留前述謂經驗與述謂判斷的辨證關係。另一方面，沙特的「虛無」概念在偏離現象學方法下，成為一個演繹推論的玄思冥想。避免誤導讀者，所以筆者修正了論文題目。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辦的「戰後法國的現象學與反現象學思潮」學術研討會，撰寫過程受益於業師劉國英教授，本文不少觀點都是在跟劉教授討論過程中醞釀出來，於此筆者需要特別感謝師長的啟發。會議中各師長方向紅教授、汪文聖教授、黃冠閔教授和游淙祺教授不吝指教提問，謹此一併致謝。

¹ 值得留意，這裡筆者預認了語句（sentence）、命題（proposition）和判斷（judgment）的區分。在《經驗與判斷》§59和§69，胡塞爾仔細說明語句（Satz）、命題（Sachlag）和判斷（Urteil）的區分。其中，涉及胡塞爾對事實（Sachlage）和事態（Sachverhalt），及意指（Sinn）和意義（Bedeutung）的進一步區分。由於篇幅所限和涉

(Edmund Husserl, 1959-1938) 的《經驗與判斷》§21a 「否定句的本源」(Der Ursprung der Negation) 已討論此課題，並作出上述現象學討論方向的區分。

胡塞爾指出，「否定句首先 (erst) 不關於述謂判斷行為，反而，它經常顯現它的本源形式在接收經驗 (rezeptiven Erfahrung) 的前述謂層次」。² 既然否定句首先不關於述謂判斷行為，反而是前述謂的經驗。故此，「否定句的本源」就落入前述謂的經驗。在後胡塞爾現象學中，關於否定句的討論仍舊熱烈。³ 其中，法國現象學特別熱衷。德貢布 (Vincent Descombes, 1943-) 甚至提出，探問否定是法國哲學革命般的特性。⁴

沙特是後胡塞爾現象學中繼往開來，深入討論「否定的本源」的第一位法國現象學家。⁵ 《存在與虛無》的第一部分的第一

及許多技術討論，這部分暫且不提，有興趣者可參考 Jitendra Nath Mohanty, *Edm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The Hague: Springer, 1976), pp. XXV-XXVII.

² Edmund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hrsg. Landgrebe Ludwig (Prag: 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 1939), p. 97;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trans. James Churchill and Karl Ameriks, ed. John Wi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90.

³ 最著名的否定現象學有班內亞 (J. Benoit, 1968-) 的著作，新近的有沙維 (Jean-Michel Saury) 的研究。參見 Benoit Jocelyn, "La théorie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 négation, entre acte et sen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vol. 30, issue 2 (2001), pp. 21-35; Jean-Michel Saury, "The Phenomenology of Nega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vol. 8, issue 2 (2009), pp. 245-260.

⁴ 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3.

⁵ 筆者非常感謝評審者寶貴的意見：「胡塞爾與沙特的『語言一本源』問題需要再花些篇幅疏理清楚」。現就此作基本的疏理。胡塞爾與沙特都分別討論「Der Ursprung der Negation」或「L'origine de la négation」。但兩者對 Ursprung 和 origine 以及 Negation 和 négation 的理解都不盡相同。胡塞爾的 Negation 指涉「否定句」，而沙特的 négation 則泛指所有「否定現象」。筆者用「繼往開來」形容沙特有兩個原因。第一，沙特在《存在與虛無》的副標題明確指出，他的研究是「現象學」的存有論。從標題而言，他承繼了現象學。第二，沙特在第一節「否定的本源」明確反對胡塞爾的處理方式。沙特提出：「否

節可印證這觀察。第一節的標題「否定的本源」(L'origine de la négation) 彷彿回應胡塞爾。他不僅繼承胡塞爾的結論(「否定句的本源」是前述謂的否定經驗)，更進一步試圖論證，否定的本源就是虛無 (le néant)。《存在與虛無》中，「本源」包含兩個意思，分別是(1) 時序的本源和(2) 條件的本源。⁶

(1) 時間的本源指，這些過程可以追本溯源地找出歷史或時序的第一因。它的發問方式是「為何」(why)。這種對本源的追問仿如追問「我為何被生出來」。沙特直接否定這種發問。他斷言這發問是「直接地不可知且不可設想」，因為出生從未呈現為一個可理解的「事實」，出生僅可以突顯「我的被拋擲性」。

(2) 條件的本源指，這些過程可以追本溯源地找出如何這樣建構某事物的意義。它的發問方式是「如何」(how)，旨在追

定本身不是一個判斷，而是一個前述謂的態度」(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 41;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tran.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5), p. 7.) 從理論而言，沙特推展胡塞爾的討論。因為胡塞爾主要討論「否定句」的述謂判斷憑藉前述謂的「否定」經驗而得以建構，前述謂的「否定」經驗是「否定句」的述謂判斷的必要條件。然而，沙特更進一步討論前述謂的「否定」經驗如何被理解成「否定」，或曰，「否定」此意義的建構是如何可能。由此看來，一方面，兩者的問題意識其實不盡相同。另一方面，沙特認為他提出「否定的本源」比胡塞爾提出「否定句的本源」更根本。故此，本文用沙特呼應胡塞爾並非筆者的拉攏，而是沙特自己的設想。由於沙特認為其問題意識「否定的本源」比胡塞爾的問題意識「否定句的本源」更根本，故無意沙特在《存在與虛無》無意討論「否定句」的本源。在此意義上，筆者同意評審者提出「語言問題從來不是沙特哲學的重心，以語言進路討論之，本身就存在著薄弱的聯繫」。而本文亦因此僅在引言及結論中指出沙特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沙特繼承胡塞爾討論否定的現象學主題，但無視「否定句」而僅論「否定」，遂開出與胡塞爾迥異(忽視語言或述謂判斷經驗)的討論方向。

⁶ 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 599;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tran.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5), p. 556.

問意義建構的可能性條件。這表示，甚麼條件下，某事物被建構成如此這般的意義。沙特僅認可這種發問。⁷ 沙特不僅旨在追問建構「否定句」的必要條件，並且試圖追問建構「否定句」的充分條件。簡而言之，缺失甚麼條件下，否定不會出現？奠基甚麼條件下，否定才會出現？他的答案是「虛無」(le néant)。

呂格爾肯定沙特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缺失前述謂的否定經驗，否定不會出現；第二，奠基「雙重否定」，否定才會出現。⁸然而，呂格爾不敢苟同沙特。⁹一方面，沙特所描述的否定經驗不充分，忽略了我們的否定行為，如革命反抗、遺忘過去。故施高伯(Herbert Spiegelberg, 1904-1990)的評價不無道理，沙特在《存在與虛無》中描述了不同的否定現象，但這些都「不過

⁷ 參考傑利亞斯(Salinus Geniusas)對本源的三種詮釋：(1)一個日常用語如何變成一個哲學議題；(2)憑藉一個哲學見解描勾勒出連串哲學議題；(3)一個經驗的意義如何被建構。第三種才是現象學的發問方式。(Saulius Geniusas, *The Origin of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p. 8.) 另外，在結論中，筆者會簡介胡塞爾在《危機》對「本源」的譬喻理解，藉此引證沙特有別於胡塞爾現象學。

⁸ 筆者同意呂格爾論沙特，其中一條進路仍以語言的進路討論之。但筆者不同意這是唯一進路。更重要的是，語言的進路並非本文中呂格爾論沙特的進路。故此，筆者不同意其中一位評審者認為，不梳理清楚「語言一本源」問題無以過渡至呂格爾。因為呂格爾批評沙特可以獨立於「語言一本源」問題。在文章中，呂格爾批評沙特的否定現象學：第一，沙特所描述的否定經驗不充分，忽略了我們主動作出的否定行為。第二，沙特所論的「虛無」踰越了胡塞爾現象學方法，淪為抽象空泛的概念。就第二個批評，呂格爾論沙特仍以語言的進路討論之。但關鍵依然是沙特踰越了胡塞爾現象學方法，忽略探討前述謂經驗與述謂判斷的辯證關係中，前述謂經驗如何迂迴地藉述謂判斷表達出來。故此，筆者無意在本文梳理清楚語言問題在呂格爾哲學中的脈絡位置。

⁹ 筆者使用「苟同」的意思並非指呂格爾全盤反對沙特。「苟」指的是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態度。「不敢苟同」指「不敢輕率同意」。事實上，呂格爾小心翼翼地檢討沙特，是其是、非其非。有別 Maurice Natanson 批評沙特的「虛無」及其存在論，呂格爾的討論更多說明沙特的合理地方，並賦予更佳詮釋。(Maurice Natanson, *A Critique of Jean-Paul Sartre's Ont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3).)

是否定的現象學之開端」。¹⁰ 呂格爾進一步豐富前述謂的否定經驗，並梳理其可能性條件。

另一方面，呂格爾仔細地檢視沙特所論的「虛無」，察覺沙特的「虛無」踰越了胡塞爾現象學方法，淪為抽象空泛的概念。在沙特哲學中，「虛無」意指「虛無化」的過程，其作用是「雙重否定」：(1) 否定感知物，使得「不在場的非感知物」顯現為存在；(2) 否定「不在場的非感知物」的任何存在意義，使得「不在場的非感知物」顯現其自身意義，即「存在的意義之否定」。沙特強調，「虛無」無關任何存在物或存在意義。可是，呂格爾發現，上述「雙重否定」的「否定」都奠基於對「存在」的超越突破：(1) 否定感知「存在物」和(2) 否定存在意義。呂格爾藉此說明「虛無」指超越存在物或超越存在意義的兩種能力，而此能力定必意向關聯某存在「物」或存在「意義」才能發動。故否定的本源不僅僅是虛無。反而，否定的本源是虛無「與」存在（物或意義），缺一不可。否定的本源是雙重的：虛無作為「突破」的超越能力，以及存在作為已然肯定的「當下存在（物或意義）」。「否定行為就是「突破」「已然肯定的當下存在（物或意義）」」。由此觀之，呂格爾的詮釋不是全盤反對沙特，而是賦予一個更佳的詮釋。更佳地詮釋《存在與虛無》此標題中

¹⁰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Hague: Springer, 1982), p. 489.

「與共」的關係。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沙特的「虛無」。虛無有三重意義，分別是現象義、空洞義和本源基礎義。並且，說明沙特如何從雙重否定推論出「虛無是否定的基礎」此結論。第二部分說明呂格爾如何分析沙特的「雙重否定」和「虛無」。呂格爾批評沙特所論的「否定」只出現在定義，而無關行為。相反，呂格爾依據現象學還原的指導，忠實地「回到關於否定的行為現象本身」，並後設地檢視「雙重否定」，指出沙特所論的「雙重否定」分別否定不同層次的「存在」。故此，「虛無」不是否定的唯一基礎，「存在」和「虛無」都是否定的基礎。

二、沙特論「虛無」作為否定的基礎

《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沙特提出否定經驗的經典例子：「Pierre 不在此」。「Pierre 不在此」是一句否定句。那麼，這否定句如何被建構呢？他首先仔細地描述上述經驗。

我與 Pierre 在四時有約。我遲了十五分鐘到咖啡店。

Pierre 總是準時的。他尚在等待我嗎？我環顧房間及周遭顧客，並說「他不在此」。¹¹

¹¹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否定句的建構並非一下子，反而經過一段過程。他分成四個環節描述和分析，第一個環節關於眼見咖啡廳。第二個環節是眼見咖啡廳內各種物理事物。第三個環節是眼不見 Pierre。第四個環節是沙特說「Pierre 不在此」。在第一個環節中，他所見的是咖啡廳。進入咖啡廳後，他所見的是各自佔據某一處的物理事物，如顧客、桌子、鏡等。這是第二個環節，第一環節所見的咖啡廳已然不再是「注意的方向」。¹² 當他找尋 Pierre 時，他不再注意第二環節所見的的各事物。

我見證著所見的所有對象相繼消失—特別是它們的容貌…因為它們「不是」Pierre 的容貌。然而，假如我終究發現 Pierre，我的直觀會被一個實固的元素充實，我應該會突然被他的容貌所吸引，而整個咖啡廳都會因它而成為一個離散的存在。但當下 Pierre 不在場。¹³

在第三環節中，他專注視察 Pierre 是否在場，但事與願違。他所期待的容貌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咖啡廳內的事物。在第四環節，

Ontology, p. 9.

¹²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9.

¹³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4;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10.

因 Pierre 不在場，他判斷並聲稱「Pierre 不在此」。「Pierre 不在此」的確是一句否定句。但它所以為否定句的可能性條件是甚麼？

沙特提出，否定句的本源是虛無。乃若如此，「Pierre 不在此」這否定句之所以可能在於虛無。那麼，何謂「虛無」？沙特斷言，虛無是否定的基礎。繼而論證：

虛無，正如我們所見，是否定的基礎，因為它隱藏否定於其中，因為它是存在意義的否定。¹⁴

這引文非常重要。從兩個的連接詞「因為」(parce que)，我們得知沙特藉兩個理由支持「虛無是否定的基礎」。沙特的基本論證如下：

1. 因為虛無隱藏否定於其中。
2. 因為虛無是關於存在的意義之否定。
3. 所以虛無是否定的基礎。

如果我們追問「虛無是甚麼」，根據上述引文，則可以發現「虛無」有三層意思：

¹⁴ 原文值得仔細閱讀：「Le néant, nous l'avons vu plus haut, est fondement de la négation parce qu'il la recèle en lui, parce qu'il est la négation comme être.」(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6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28.)

1. 現象義：無指涉虛化、抽離的否定現象（虛無隱藏否定於其中）
2. 空洞義：無意味著，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虛無是關於存在的意義之否定）
3. 本源基礎義：虛無是否定的基礎（正如我們所見，虛無是否定的基礎）

從詞理分析而言，如果虛無是「關於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則虛無的內涵（*intension*）是空。如果虛無的內涵是「空」，則虛無的外延（*extension*）範圍是「無限」。如果虛無的外延範圍是「無限」，則虛無能夠指涉一切關於「無」的現象。因為內涵和外延範圍是反比的。內涵越多，則外延範圍越小。例如，「人」這概念加入越多內涵（讀哲學、法國巴黎出生、沒有博士學位、出生於 1905、逝世於 1980、拒絕接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則外延範圍越小。相反，如果虛無是「關於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則虛無能夠指涉的外延範圍越大，指涉一切「無」的現象。在這推論下，沙特所論的「虛無」是否定的基礎意味著，否定句等「無」的現象都不過是虛無揭示自身意義的方式。

我們既把握了沙特的基本論證形式，那麼，關鍵在於證明空洞義的「虛無」：虛無是「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因為如果虛無真的是「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則可以證成沙特的觀點。

沙特再次借用「Pierre 不在此」的例子解釋「虛無」是「存

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Pierre 不在此」，意指「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或我否定「Pierre 在咖啡廳內」。然而，我當下眼前所感知的對象只是咖啡廳內的各種物理事物，我如何可以將非當下眼前所感知的 Pierre 關聯到當下眼前的咖啡廳，並說明兩種異質（非當下和當下）東西的關係？一方面，因為 Pierre 不是當下眼前所感知的，所以我要首先否定（懸擱）當下眼前所感知的咖啡廳內的各種物理事物。另一方面，因為建立 Pierre 和咖啡廳關係的活動不是感知活動，所以我要繼而否定（懸擱）關於感知活動的元素。沙特稱之為「雙重否定」。¹⁵ 雙重否定是虛無化過程的環節。

景象 (L'image) 必然裝在一個虛無化的結構中。當它 (虛無化) 設想它的對象為不在場地存在或不存在，它建構自身為景象。這涉及雙重否定。¹⁶

虛無化是一個建構景象的想像活動。虛無化想像它的對象缺席或不存在而「虛化」它的對象，使被「虛化」的對象成為「景

¹⁵ 「雙重否定」此術語的闡釋，可參考 Gary Cox, *Sartr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New York: Bloomsbury, 2006), p. 21; *The Sartre Dictionary* (New York: Bloomsbury, 2008), p. 145.

¹⁶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61;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26.

象」。故此，「景象必然裝在一個虛無化（néantisation）的結構中」。¹⁷ 那麼，虛無化作為想像活動如何「虛化」對象？虛無化作為想像活動「消褪當下眼前所見的物理事物，並將之視為背景」。¹⁸ 沙特進一步指出，「在感知活動，一個前景的構造總是基於背景」。¹⁹ 背景是使前景成為前景的基礎。「虛無化」就是否定前景，回到背景的活動。否定前景，回到背景的活動涉及雙重否定。在 Pierre 的例子中，第一重否定是否定感知世界，使得 Pierre 有存在意義但非感知存在方式的存在意義。第二重否定是否定 Pierre 的任何存在意義但仍然是有意義，即不在場／不在咖啡廳內的意義。第二重否定正好揭示虛無的空洞義：「虛無是存在的意義之否定」。這「虛無化」的否定正是想像活動。這揭示虛無的現象義：「虛無隱藏否定於其中」的意義。那麼，何謂景象？

消極而言，沙特認為「景象不是從一個感知而來」。²⁰ 他進

¹⁷ 關於想像物、想像與雙重否定的仔細分析，讀者可參考 Kathleen Lennon, *Imagination and the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34-36。

¹⁸ 「原初的虛無過程」這中譯旨在取沙特其衍生義，一方面，néantisation 本義是「將所見的物理存在物當消褪為背景，無物遺留」。另一方面，néantisation 關連沙特另一重要概念 néant。néant 不是任何物，故它必定要透過其他方式顯示自身。néantisation 是 néant 作為現象的其中一種顯現。英譯 nihilation 能夠表達 destroy everything so that nothing is left，但無法關連 néant 的英譯 nothingness。雖然在現代漢語，虛無失卻古漢語「虛」和「無」皆可動詞的特性，但加入注釋，則可以比英譯更傳神地說明 néantisation 的意思及其與 néant 的關係。「虛」是過程指倒空、虛位以待的過程；藉此容讓「無」呈現出來。由此可見，「虛無」本是一個貼切的翻譯，但在現代漢語未能突出其過程的意思。

¹⁹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9.

²⁰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61;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26.

一步說明景象為何不是從一個感知而來。首先，感知物和景象的呈現方式大相徑庭。感知物總會有側顯或背景，但景象總是充分地被設想，故景象本身不會有背景，更遑論側顯。其次，感知物和景象分別奠基於感知活動和想像活動，而感知活動和想像活動有性質上的差異，故感知物和景象的存在方式亦不一樣。感知活動總是呈現一種「當下」、「現在」的關係，而景象的想像活動總不是呈現一種「當下」、「現在」的關係。²¹ 例如，我感知一隻狗。感知之所以可能，總是憑藉身體當下處境在我眼前呈現、在我身邊擦過、或在我耳際吠鳴。我想像一隻狗的景象，想像之所以可能，卻不是憑藉身體當下處境，反而憑藉否定身體當下處境才可能想像一隻狗的景象。²²

積極而言，「景象」是一個前述謂的「關係」。²³ 「景象」這前述謂的關係就是沙特所指的想像活動。景象既非感知活動而生，亦非回憶活動而生，反而是透過虛無化這想像活動而生的。值得留意，有別於柏拉圖的圖像理論，景象不是「感知物的再

²¹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26;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14.

²² 值得留意，雖然沙特在《存在與虛無》第三部分第二節討論身體，但他對身體的重視程度異於梅洛龐蒂和胡塞爾，反而近於海德格。從他的一段說話可引證：「雙重感覺（double sensation）現象不是本質（essential）」於他而言，更重要的是說明我的欲望如何「運用」身體與其他人打交道。（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3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304-305.）

²³ Jean-Paul Sartre, *L'imaginaire* (Paris: Gallimard, 1940), p. 17; *The Imaginary: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the Imagination*, tran. Jonathan Webber,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7.

現」，甚至不是一個物。在述謂表達「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前，我們既無需感知 Pierre，又無需回憶 Pierre，反而我已經想像「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即前述謂地想像「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此景象就是透過虛無化這想像活動而生的。

更確切而言，沙特在咖啡廳內無法感知 Pierre。一方面，他想像「假如 Pierre 在咖啡廳內」；另一方面，他透過虛無化這想像活動，設想「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不在場地存在）」。「Pierre 不在咖啡廳內」這一個景象可分成背景和前景。²⁴ 當沙特進入咖啡廳找尋 Pierre，咖啡廳內所有在場的物理事物形成一個綜合的背景，反而不在場的 Pierre 卻成為前景。再後設一步反思咖啡廳內所有在場的物理事物，如顧客、椅子、桌子，則咖啡廳本身成為一個背景。推此反思回溯，第一步的虛無化將咖啡廳化成背景，促使咖啡廳內所有在場的物理事物作為前景突顯出來。第二步的虛無化將咖啡廳內所有在場的物理事物化成背景，促使 Pierre 作為前景突顯出來。但作為前景的 Pierre 實際上卻沒有被感知，沙特只能「設想」Pierre 成不在場地存在，遂衍生「Pierre 不在此（咖啡廳內）」這判斷。由此觀之，虛無化咖啡廳是最原初的步驟。故沙特提出，「咖啡廳作為背景的组织過程是一個原初的虛

²⁴ 背景使前景得以可能的條件。同樣地，前景又是背景得以可能的條件。沒有前景，則難言背景。沒有背景，亦難言前景。故此，前景和背景相輔相承的概念。

無化過程」。²⁵

根據上述分析，虛無化有兩個步驟，這兩個步驟分別否定實際上被感知的咖啡廳及咖啡廳內所有在場的物理事物，並否定 Pierre 在場地存在的意義。故此，虛無化過程涉及雙重否定。第一重否定指涉「對感知世界的虛無化」。第二重否定指涉「對 Pierre 的存在意義之虛無化」。

沙特強調，雙重否定這想像活動預設一個活動者。正如我們不能設想，運算活動進行而沒有運算者，跑步活動進行而沒有跑手。然而，這個進行否定活動的活動者卻不是傳統哲學的自我。沙特在《自我的超越》批判胡塞爾，胡塞爾在《觀念 I》運用現象學還原後，視「自我」為還原的剩餘物。²⁶ 這還原成果是不正確和不徹底的。因為現象學還原或雙重否定的作用下，會排除任何關於存在的意義，這不再是一個可以用存在語言窮盡的自我，而是一個空洞意識。這空洞意識僅餘意向性功能和作用。²⁷ 由此觀之，沒有對世界之虛無化過程，則不能否定物質的性質。沒有否定物質的性質，則不能理解非物質可比擬的意識，即意向性功

²⁵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9. 關於「虛無化」(néantisation)的詳盡說明，可參考 Roland Breuer, *Autour de Sartre: la conscience mise à nu* (Grenoble: Éditions Jérôme Millon, 2005), p. 145.

²⁶ 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aris: Vrin, 1966), pp. 54-72;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A Sketch for a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tran. Andrew Brow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70-77.

²⁷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22;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lvi.

能和作用。意向性功能的作用是「超越」，而「超越」就是意向關聯到不是它自身的東西。這「超越」的意向性功能的作用就是否定的作用。²⁸ 作用者就是意識，但這意識是一個空洞，未被任何意義充實的意識。在這意義下，沙特視意識「為一個洞」，或曰「虛無」。空洞意識即虛無；虛無即空洞意識。因為兩者都「無關於任何存在的意義」。

由於虛無是關於存在的意義之否定，它是存在的反面。它指涉範圍包括「沒有」、「出缺」、「不在場」、「不存在」等一切關於否定的經驗。一切關於否定的經驗都是虛無揭示自身的方式。這種想法在《存在與虛無》序言「存在的現象與現象的存在」一節中可見。沙特論證存在和現象的分別，「現象的存在不能化約為存在的現象」。現象指涉揭示物的其中一種揭示方式，這是一種運用認識態度、概念決定的揭示方式。然而，存在指涉所有揭示的條件，存在物可以藉不同的揭示條件，或不同方式揭示自身。縱使現象的存在與現象共在，但現象的存在「超越於」有關它的認識和認識這種揭示方式的根基。²⁹ 沙特運用這種想法去理解「虛無」和「否定」的關係。他認為，「否定的作用」是其中一種關於「無」的現象。我們還可以有拒絕、反對、期望等一切關

²⁸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295;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255.

²⁹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p. 12-14;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p. xlvii – xlix.

於否定的經驗。「虛無」是一個類名或概念，指涉所有關於否定的經驗。故此，「虛無」是更根本，並且揭示自身。「虛無」作為空洞意識本身就是雙重否定這想像活動的活動者。

沙特參考海德格有關「存有領悟」去說明「虛無」如何揭示自身，藉此建構前述謂的否定經驗。海德格提出，此在是發問存有意義的存有者，當他發問時，已經對存有意義有或多或少的領悟和理解。沙特認為，在我們發問「虛無的意義」，同樣地已經對虛無意義有或多或少的領悟和理解。根據沙特，否定首先是一種發問，一種前述謂判斷的態度。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³⁰如果我的一隻錶停止，我可以問鐘錶匠鐘錶停止的因由。鐘錶匠會預計鐘錶不同的運作方式導致鐘錶停止。鐘錶匠的預計「不是一個述謂判斷」，而是各種有關鐘錶運作方式的理解。這些各種有關鐘錶運作方式的理解是透露了鐘錶的存有方式，例如，電子錶的存有方式依賴電池運作、陀飛輪錶的存有方式依賴齒輪運作、太陽能錶的存有方式依賴太陽能運作。鐘錶匠問「鐘錶停止的因由是否齒輪運作問題？」、「鐘錶停止的因由是否電池問題？」或「鐘錶停止的因由是否太陽能問題？」在發問時，他已經憑藉排除「非現實」的答案，鐘錶匠才可以判斷鐘錶停止的因由：鐘錶停止的因由是齒輪運作問題，而不是電池、太陽能問題。由此觀

³⁰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0;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7.

之，發問已然揭示了虛無的其中一種意義：在前述謂判斷的狀態下，我對當下存有物或存有著者存疑。「虛無」在前述謂判斷的存疑發問中揭示自身。

三、呂格爾論的沙特「虛無」—虛無不是否定的唯一基礎

呂格爾肯定沙特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前述謂的否定經驗是否定句的必要條件。缺失前述謂的否定經驗，則否定判斷不會出現；第二，奠基「雙重否定」，否定句才會出現。然而，呂格爾批評沙特，「否定不過出現在定義，而非在行為」。³¹ 沙特豐碩地描述前述謂層次的否定經驗，但虛無是否定的唯一基礎嗎？否定句的本源是否虛無呢？呂格爾批判地檢視沙特的虛無概念。他在「否定性與原初肯定」一文中追問「拒絕的本源是拒絕本身？一個否定可以藉其本身而生？」這發問方式可以理解成對沙特的詰難：虛無是自身揭示嗎？否定是自身揭示嗎？呂格爾的回應是，否定不可以僅藉其本身而生。為什麼不可以？

一方面，沙特所討論的「否定」不是指向一個行為，而指向具體化的概念。他提及的「Pierre 不在此」乃述謂的否定經驗，而其後關於「雙重否定」和「虛無化」的部分已經不僅是描述，

³¹ Paul Ricoeur, *Histoire et Vérité*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55), p. 351; *History and Truth*, tran. Charles A. Kelble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21.

反而是一種詮釋。

另一方面，「虛無」亦不是一個行為，而是所有關於「否定」的經驗或「無」的現象之類名（統稱）或概念。故此，沙特對「雙重否定」和「虛無」的理解不合乎現象學原則：「回到事物本身」。根據「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原則，我們必要檢視「能夠被稱為否定的行為」或「涉及否定性質的行為」。我們可以借用呂格爾的例子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反抗」（*révolte*）。「反抗」的意義的確有拒絕、否定的意義。在反抗行為中，我預期不再忍受。然而，「反抗」的運作不僅是拒絕、否定，還肯定我作為反抗者和被我反抗者的存在意義。呂格爾指出，「反抗主人的奴隸不僅拒絕承認、否認主人的權利，還肯定奴隸本身的權利」。³² 誠如卡繆的觀點，在所有反抗行為，人不僅經驗到侵犯權利的厭惡之情，還自然地、完全地信奉著那權利是他與身俱來的一部分。沙特的結論是正確，信奉的對象「不是——物」（*no-thing*）。但信奉的對象，如權利在現實的領域不佔空間，絕不是「無」。相反，它是我存在方式的肯定，它肯定了我能夠超越現實、有別於現實中死物般的存在（用呂格爾的術語：我超越現實存在意義或存在的見證）。在此意義下，我肯定了我的意義和價值。由此觀之，否定

³² Ricoeur, *Histoire et Vérité*, p. 354; *History and Truth*, p. 323.

的行為不會如沙特所言，導致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透過反抗主人的權利，進而否認我是奴隸：「我不是奴隸」，我肯定了我本身的權利和存在意義。呂格爾論證，我反抗主人的權利，已然承認主人的權利。我接受主人作為主人意義的存在，我才可以接受我作為奴隸意義的存在。只有接受這些意義的存在，我才可以有所拒絕、否定。故此，我能夠超越現實、有別於現實中死物般的存在，當中超越的「能力」(capacité)已然承認被超越的現實中死物般存在的面向。

第二個例子是「遺忘」(l'oubli)。「遺忘」的確有拒絕、否定的意義。在遺忘行為中，我不再憶記當下的感知。有別於失憶，遺忘的運作不僅是拒絕、否定我當下所感知，還肯定我當下所感知會保留。遺忘有兩個層次：(1) 作為抹掉痕跡的遺忘；和(2) 作為保留的遺忘。³³ 一方面，「在存在的層面上，遺忘提出一些宛如無窮深淵的東西」。另一方面，「許多回憶，特別是最珍貴的童年回憶從未完全抹掉，不過暫時難以使用、無法得到」。³⁴ 誠如佛洛伊德的觀點，在所有遺忘行為，人抹掉當下的所意識到的印象。但抹掉不是毀滅至虛無，而是轉化，將當下所意識到的印象轉換成「無意識」的存在。當下印象轉換成「無意識」的存

³³ Paul Ricoeur,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Vrin, 2000), p. 539;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a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414.

³⁴ Ricoeur,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 540;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p. 416.

在，意味著，雖然被遺忘的印象不是「物」，但絕不是「無」。因為被遺忘的印象依然存在，不過它的存在方式從「顯」轉化成「隱」。故此，我能夠轉化當下印象，當中超越的「能力」已然承認被遺忘的當下印象是一種從「顯」轉化成「隱」的存在。

這兩個例子都揭示，超越的「能力」是否定性質的行為之本源。在這層面上，呂格爾更貼近康德的超越論哲學計劃。康德的超越論哲學是「逆所求能」，追問判斷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他的答案是感性、知性和理性三個能力（*Vermögen*）的共同協作。呂格爾繼承康德的發問方式，但得出異於康德的回答。³⁵ 因為呂格爾貼近康德的超越論哲學計劃，卻繼承了胡塞爾現象學的回答方式。³⁶ 那麼，何謂超越的「能力」？跟沙特的「虛無」有何分別？

他依循胡塞爾感知現象學和意義現象學的思路說明「超越的能力」。一方面，身體是感知活動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身體，而能感知事物。另一方面，在感知活動，我們所關注的卻不是身體，而是感知對象。例如，我眼望大學的正門時，我專注投入眼前的一道門。我不會同時感知，甚至把握自己的身

³⁵ David Stewart, "Existential Humanism," i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d. Charles Reagan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³⁶ 關於呂格爾對康德和胡塞爾的評價和取捨，可參考 Paul Ricoeur,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 Edward Goodwin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5), pp. 175-201.

體。那麼，關於身體的理解如何可能？呂格爾提出，當我進行反思、回溯正在感知對象的感知者時，則會發現感知對象從一個特定角度而被感知。我們會稱呼這一個特定角度為「此」，而異於這一個特定角度為「彼」。這一個特定角度稱為「此」的角度，意味著，導向零點的認知。

故此，我知道我在此；我並非僅僅導向零點，而且我
反思這導向零點：我知道物的存在同時在一個特定角度
（觀點）給予我，因為我意向事物的意義。這意向是超越
所有特定角度（觀點）的。³⁷

在這例子而言，反思是認知「此」、「彼」的必要條件。沒有反思，則不能作出區分；不能作出區分，則不能認知「此」、「彼」意義的分別。另一方面，反思有別於感知。反思是一種意向的模態或方式。反思作為一種意向的模態或方式有別於感知這種意向的模態或方式，為甚麼？因為反思是超越所有特定角度（觀點）的，但感知是有特定角度(觀點)的。反思否定當下，超越所有特定角度(觀點)的意向模態或方式。「否定當下」意味著，既「存而不論」當下所感知的事物，又「存而不論」當下「能感」的意義

³⁷ Ricoeur, *Histoire et Vérité*, p. 340; *History and Truth*, p. 309.

(關於存在的意義)。這就是雙重否定的作用。

然而，呂格爾未如沙特般趕急地推論。呂格爾不同意「反思」、「否定」和「虛無」之間的推論關係。因為沙特推論過急，導致忽略了一些重要細節。

1. 反思不僅涉及否定，而且涉及肯定。
2. 反思的成果不是抹掉當下的意義，而且**重新把握**當下的意義。

首先，呂格爾追問「在〔反思〕這經驗中，何處涉及否定性？」³⁸ 他解釋反思是超越的行為，「在超越的行為，我不能表達踰越我特定角度（觀點）的超越性，但卻沒有否定地表達自身」。³⁹ 這表示，如果我沒有否定地表達自身，則不能踰越我特定角度（觀點）的超越性。「否定地表達自身」是「表達有關踰越我特定角度（觀點）的超越性」的必要條件。在經驗中，「否定」是一個形容行為性質的副詞，旨在描述行為的性質。這意義下的「否定」與「超越性」是同義的。因為超越性，我不是我當下的觀點而矣。

避免落入沙特的語言，呂格爾用「否認」(denegation) 代替「雙重否定」。他進一步說明，否定是限制的意義，而「否認」是超越限制的意義。更確切而言，「超越限制的意義」不是「無

³⁸ Ricoeur, *Histoire et Vérité*, p. 342; *History and Truth*, p. 311.

³⁹ Ricoeur, *Histoire et Vérité*, p. 342; *History and Truth*, p. 311.

限」，而是「非有限」或「突破限制」。由此觀之，我們追問「否定」之所以為「否定」的本源，必要從形式存在論回到有關否定的經驗本身。理解所否定的經驗處境是甚麼，才可以整全理解「突破」了甚麼限制。理解「突破」了甚麼限制正好說明雙重否定的結論不是「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而是指向一種「肯定」。

其次，反思行為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它總對應「所反思的對象」。這是胡塞爾意識現象學的一大發現：意向性。意識活動總是意向某物。呂格爾反思導向零點，並指出「反思導向零點」無外乎反思有關導向零點的「意義」。反思有關導向零點的「意義」預設我們已經發現導向零點。呂格爾繼承胡塞爾感知現象學的一大貢獻：導向零點的發現在於身體和感受性。由於身體的緣故，我才可以感受我的處境：「我在此」。這是現身情態（*Befindlichkeit*）的意義。在處境中，我隱然感受或領悟有關自身的意義。感受性揭示我如何被動地領悟我在世的意義：我就是導向零點的意義。然而，這裡顯示一個張力：「反思」導向零點的意義和「感受」導向零點的意義，何者更具首要性？

呂格爾先沒有進一步推論，反而後設地思考「反思」導向零點的意義和「感受」導向零點的意義在「能力」上的分別。在「感受」導向零點的意義，我們能夠直接領悟導向零點的意義，但不能夠表達導向零點的意義。相反，在「反思」導向零點的意

義，我們已領悟導向零點的意義外，更能夠表達導向零點的意義。由此觀之，在「能力」上，沙特和呂格爾的關鍵分別在於「能否表達意義」。

意義的確不是「物」，並無關任何特定角度（觀點）的，是不可眼見的。在這層面上，沙特談「虛無」，避免落入物理（關於存在意義）的語言之限制去談論人的存在是合理的。呂格爾解釋「我不是我所是」的準確意涵是，我拒絕「我是甚麼」這種物的發問方式。然而，如果我拒絕「我是甚麼」這種物的發問方式，我們應該如何發問和回答？沙特沒有正面回答應該如何發問，僅給予我們答案：「我不是我所是。我是『虛無』，是一個空洞意識，絕不能夠被物理（關於存在意義）的語言所充實」。沙特在《想像物》和《存在與虛無》中明確反對胡塞爾。沙特認為，空洞意向或意識不可以被充實，一旦被「物」或「其他非意向或意識本身的東西」充實，意向或意識就不再是其自身。⁴⁰

相反，呂格爾繼承胡塞爾的意義現象學。空洞意向或意識的理解，奠基於反思。透過反思，我們理解意向或意識不是一件物，故「物」的發問方式，甚至回答都不足以充實這空洞意向或意識的意義。胡塞爾的意義現象學一大貢獻是雙重意向性。我既

⁴⁰ Sartre, *L'imaginaire*, p. 81; *The Imaginary :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the Imagination*, p. 59; *L'être et le néant*, pp. 61-62;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p. 26-27.

有言說、表達「不在此」或「當下（此刻／此處）的出缺」之能力，又有眼見「當下（此刻／此處）的在場」之能力。這「能力」揭示人與物的差異：人既能言說、表達不可見、非當下的意義，又能眼見可見、當下的事物。這觀點在《自身宛如他者》更明確。呂格爾區分 *Idem* 和 *Ipseity*，前者問「我是甚麼」，是物的發問方式，但後者問「我是誰」，是人的發問方式。⁴¹ 由此觀之，反思不僅涉及否定「我是甚麼」這種物的發問方式，而且涉及肯定「我是誰」這種非物的發問方式。

反思我自身的意義不是否定我是能感受、導向零點的身體，而是重新把握或肯定「我是能感受、導向零點的身體」這判斷所表達的意義。這種肯定不是前述謂判斷狀態下的肯定，而是經過批判檢視的結論。呂格爾借用了新康德學派的學者拿伯特（Jean Nabert, 1881-1960）的術語「原初肯定」，「原初」意指本源，即前述謂和前反思的經驗；「肯定」卻不是前述謂和前反思的自然狀態之肯定，卻是經過批判檢視的現象學態度之肯定。故此，原初肯定不是前述謂判斷狀態下的理所當然，而是經過批判檢視、哲學反省的結論。⁴²

⁴¹ Paul Ricoeur,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Paris: Le Seuil, 1990); *Oneself as Another*, tran.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關於呂格爾此著作的討論，可參考 Edi Pucci, "Review of Paul Ricoeur's *Oneself as Another*: Personal Ident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elfhood' in the Thought of Paul Ricoeur,"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18 (1992), pp. 185-209 和 Charles Reagan, "The Self as Other," *Philosophy Today*, vol. 37 (1993), pp. 3-22。

⁴² Paul Ricoeur, "L'acte et le signe selon Jean Nabert," *Les Etudes Philosophiques*, vol. 17,

透過反思，我否定自身特定角度（觀點），超越自身特定角度（觀點）而把握任何特定角度（觀點）都不可見的意義。否定——超越——把握是一整個過程，是超越行為的部分。這過程不能孤立抽某部分出來現象學地研究。故否定只是表達意義這行為現象的其中一部分。

呂格爾謙遜地認為，他的詮釋不是全盤反對沙特，而是賦予一個更佳的詮釋。而他的更佳詮釋就是補充沙特未有仔細說明的部分：虛無是否定的基礎，而存在都是否定的基礎。兩者不能互相化約，而且缺一不可。縱使沙特言：「虛無僅能於存在的基礎上被虛無化；如果虛無被給予，它既非先或後於存在，亦非在一般方式上脫離於存在。虛無捲縮在存在的核心—宛如一條蟲」⁴³或「虛無纏繞存在」。⁴⁴彷彿沙特同意虛無不是否定的唯一基礎。可是，在沙特（至少早期的沙特）的《存在與虛無》中，尚未說明虛無「與」存在的共存關係如何可能。

在沙特論否定的本源此問題上，呂格爾正好突出沙特未清楚說明或忽略之處。虛無化是一個有雙重否定作用的過程。這雙重否定分別突破「存在『物』」的意義和「『存在』物」的意義。由

issue 3 (1962), pp. 339-349.

⁴³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56;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21.

⁴⁴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51;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16.

此看來，否定的本源是雙重的：虛無作為「突破」的超越能力，以及存在作為「當下『存在』——『物』的意義」。否定就是否認：對「已然肯定的當下存在」（存在）作出「否定」（虛無）。由此觀之，呂格爾的詮釋不是全盤反對沙特，而是賦予更佳地詮釋《存在與虛無》此標題中「與共」的關係。

四、結語：沙特踰越胡塞爾現象學

總結，呂格爾和沙特都繼承胡塞爾的觀點，否定句的本源指向前述謂層次的經驗。然而，沙特強調，否定不是判斷的其中一種性質。⁴⁵ 這似乎與胡塞爾觀點不一致。

因為胡塞爾從未忽略述謂判斷的方式表達的討論。他僅提出，否定句首先不是述謂層次的判斷。而且，他如實地描述了討論否定的兩層意義及兩種方向。他用懷疑為例說明否定的性質。

「因為懷疑代表一個轉換至否定的揚棄（*Aufhebung*）的模態」。⁴⁶ 懷疑行為可以揭示前述謂層次的否定現象。「懷疑的本質屬於其解決方法的可能性，並最終是一個主動抉擇。有別於此抉擇，懷疑本身意味難以抉擇，而且懷疑的意識意味一個難以抉擇的意

⁴⁵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40;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7.

⁴⁶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p. 99;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p. 92.

識」。⁴⁷ 胡塞爾區分兩個層次，說明「懷疑的本質之述謂層次」和「懷疑本身之前述謂層次」。然而，討論前述謂層次的懷疑本身仍然落入一種新類型的述謂層次，但後者是更後設的層次。⁴⁸ 故此，胡塞爾在表達意義的現象學會仔細說明不同層次的語言和述謂判斷，特別是在《經驗與判斷》一書。不同層次述謂判斷必要不同層次的語言。相反，由於沙特強調前反思或無反思較反思優先，這狀態無關於述謂判斷。⁴⁹ 沙特鮮有處理表達意義的現象學，遑論不同層次的語言和述謂判斷。呂格爾卻繼承胡塞爾的方法和討論方式，既討論否定的兩層意義，又分析具體的否定行為和否定判斷這兩種方向。⁵⁰

「虛無的意義」之領悟促使沙特免除落入物理語言談這前述謂的經驗。沙特所忽略的最重要的細節就是「表達意義」的現象學。可是，假如我們旨在論說地表達「虛無的意義」（傳統學院

⁴⁷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p. 99;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p. 92.

⁴⁸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p. 365;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p. 304.

⁴⁹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p. liii.

⁵⁰ 筆者同意評審指出，「胡塞爾與沙特的『語言一本源』問題需要再花些篇幅疏理清楚」。而且，「語言問題從來不是沙特哲學的重心，以語言進路討論之，本身就存在著薄弱的聯繫」。誠然，胡塞爾與沙特的「語言一本源」問題，以及沙特有否語言哲學兩者都是重要課題。但礙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法仔細討論，僅提供若干觀點拋磚引玉。沙特在 *Plai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提及一些對語言的想法。他認為，語言「太空洞」(trop pauvre) 或「太充溢」(trop riche)，過猶不及，難以充分地、準確地反映現實。(見 Jean-Paul Sartre, *Plai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Paris: French & European Pubns, 1972), p. 90.) 筆者認為，沙特沒有語言哲學。由於一方面，語言不能充分地、準確地反映現實。另一方面，意義表達亦不限於語言表達。故此，沙特「有理由地」忽略對語言的系統論述，無意探討關於語言的哲學討論。反而，他更多地探討關於語言表達以外的意義表達哲學討論，例如政治行動、劇場表演等。奠基於此，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討論胡塞爾與沙特的「語言一本源」問題。

哲學的方式)，我們不僅要反思「虛無的意義」，還要運用語言。呂格爾補充，表達虛無的意義不能是一套否定的語言。因為虛無即否定的所有揭示方式。我們必要預設一套已建構的語言，才可以表達否定的意義。然而，如果不希望落入「重語反覆」、套套邏輯的方式去描述、說明和表達否定的意義，則這套不能是一套否定的語言。因為「重語反覆」、套套邏輯的表達方式並無增加關於否定的意義。

呂格爾從柏拉圖的《智者篇》取得靈感，將否定理解成他者。對他者的理解預認對我的理解；對我的理解又預認對他者的理解。這意味著，否定的意義預認非否定（肯定）的意義；非否定（肯定）的意義又預認否定的意義。類比下，呂格爾提出，這套已建構的語言是一套有關非否定（肯定）的語言。有關非否定的語言的確立，奠基於有關否定的語言的確立。有關否定的語言的確立，又奠基於有關非否定的語言的確立。這循環揭示一種「共同本源」的想法。否定的意義必需要與肯定的意義相互對照，才得以整全。

呂格爾的貢獻不僅補充沙特所論的「虛無」，而且回應了否定句的本源這提問：否定句的本源不只是虛無，還是存在。虛無和存在在不同層次上，成為否定句的本源。否定句的本源包含否定、超越和把握這三個行為部分。把握指涉「表達意義」這行為。沒有表達，則否定「句」亦不能成「句」。更重要的是，呂

格爾的思考引領我們重回胡塞爾的思考：所謂「本源」的討論其實是一個譬喻的意思，我們並不能如其所如地表達前述謂層次的經驗。只能迂迴地、間接地表達前述謂層次的經驗。這就是 *Erfahrung* 的意思。早在 *Krisis*，胡塞爾已說明「本源」的譬喻意義。⁵¹

沙特從現象出發，把握關於「無」的現象中否定的性質，藉否定推論「虛無」的本源基礎義，但至此遠離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指導。學者班利士 (Hazel Estella Barnes, 1915-2008) 和史密夫 (Quentin Smith, 1952-) 認為，沙特藉「苦惱」(anguish) 等情緒表達了「虛無」的意義 (存在意義的出缺或失落)。⁵² 這是一種非傳統哲學、非傳現象學的突破。這孰好孰壞，尚待仔細討論。⁵³ 但可以肯定的是，呂格爾和胡塞爾持守傳統哲學的方式，嘗試迂迴地說明前述謂經驗和述謂判斷的辯證關係，前述謂經驗必要藉述謂判斷迂迴地表達出來。前述謂經驗既依賴述謂判斷表達；

⁵¹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Dordchet: Springer, 1976), pp. 359, 370.

⁵² 可參考 Hazel Barnes, "Sartre on the emotions,"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vol. 15, issue 1 (1984), pp. 3-15; Quentin Smith, "Sartre and the Phenomenon of Emotio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7, issue 3 (1979), pp. 397-412。相似的觀點可見於 Jonathan Webber, *Reading Sartre: o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⁵³ 近年，分析哲學背景的現象學學者哈維 (Charles Harvey, 1950-) 和 (Kaarlo Jaakko Hintikka, 1929-2015) 運用分析哲學關於可能世界語意學 (possible world semantics) 的資源，說明不同類型的否定命題 (propositional negation) 意義及其模態 (modality)，這或許是否定的現象學在後胡塞爾的另一極端。(Charles Harvey and Jaakko Hintikka, *Modalization and Modalities* (Springer, Dordrecht, 1991).)

述謂判斷又依賴前述謂經驗而言之有物。這表示，否定句的本源是前述謂層次的「虛無」或未被關於存在意義充實的 *Erlebnis*，但表達 *Erlebnis* 時必要將之轉化為述謂層次的「原初肯定」（未完全，但或多或少被關於存在意義充實的 *Erfahrung*）。如果依照沙特的思考推展，不藉述謂方式談論前述謂經驗，我們如何談論這些前述謂經驗？現象學還是一種「學問」嗎？莫漢堤（Jitendra Nath Mohanty, 1928-）的看法不無道理，「談論述謂經驗以外的討論都是踰越現象學，要麼是一種化約分析；要麼是一種演繹推論的形上學」。⁵⁴

⁵⁴ Jitendra Nath Mohanty, *Edm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The Hague: Springer, 1976), p. 145.

參考文獻

- Barnes, Hazel. "Sartre on the emotions,"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vol. 15, issue 1 (1984), pp. 3-15.
- Breur, Roland. *Autour de Sartre: la conscience mise à nu* (Grenoble: Éditions Jérôme Millon, 2005).
- Cox, Gary. *Sartr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New York: Bloomsbury, 2006).
- . *The Sartre Dictionary* (New York: Bloomsbury, 2008).
- Descombes, Vincent.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3.
- Geniusas, Saulius. *The Origin of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 Harvey, Charles and Hintikka, Jaakko. *Modalization and Modalities* (Dordrecht: Springer, 1991).
- Husserl, Edmund. *Erfahrung und Urteil*, hrsg. Landgrebe Ludwig (Prag: 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 1939).
- .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trans. James Churchill and Karl Ameriks, ed. John Wild (Evanston: Northwae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Dordchet: Springer, 1976).

Jocelyn, Benoist. “La théorie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 négation, entre acte et sen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vol. 30, issue 2 (2001), pp. 21-35.

Lennon, Kathleen. *Imagination and the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Mohanty, Jitendra N. *Edm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The Hague: Springer, 1976), p. 145.

Natanson, Maurice. *A Critique of Jean-Paul Sartre's Ont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3).

Pucci, Edi. “Review of Paul Ricoeur’s *Oneself as Another*: Personal Ident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elfhood’ in the Thought of Paul Ricoeur,”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18 (1992), pp. 185-209.

Reagan, Charles. “The Self as Other,” *Philosophy Today*, vol. 37 (1993), pp. 3-22.

Ricoeur, Paul. “L'acte et le signe selon Jean Nabert,” *Les Etudes Philosophiques*, vol. 17, issue 3 (1962), pp. 339-349.

———.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Paris: Le Seuil, 1990).

———. *Oneself as Another*, tran.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 *Histoire et Vérité*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55).
- .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Vrin, 2000).
- . *History and Truth*, tran. Charles A. Kelble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 Edward Goodwin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5), pp. 175-201.
- .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a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Sartre, Jean-Paul. *L'imaginaire* (Paris: Gallimard, 1940).
- .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 .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aris: Vrin, 1966).
- . *Plaidoyer pour les intellectuels* (Paris: French & European Pubns, 1972).
- .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tran.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5).
- .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A Sketch for a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tran. Andrew Brown (London: Routledge, 2004).
- . *The Imaginary: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the*

Imagination, tran. Jonathan Webber (London: Routledge, 2010).

Saury, Jean-Michel. “The phenomenology of nega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vol. 8, issue 2 (2009), pp. 245–260.

Smith, Quentin. “Sartre and the phenomenon of emotio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7, issue 3 (1979), pp. 397-412.

Spiegelberg, Herbert.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Hague: Springer, 1982).

Stewart, David. “Existential Humanism,” i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d. Charles Reagan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32.

Webber, Jonathan. *Reading Sartre: o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Is Nothingness the Only Foundation of Negation?
Ricoeur and Sartre**

TANG, Man-t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two aims. Firstly, it aims at explaining both Jean-Paul Sartre's notion of nothingness (*le néant*) and Sartre's argument that "nothingness is the ground of negation" (*Le néant est fondement de la négation*). Secondly, I argue, along with Paul Ricoeur, that Sartre fails in this since Sartre ignores both the act of negation and neglects the theory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Keywords: Phenomenology, Sartre, Ricoeur, Nothingness, Negation